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夜雨秋燈錄 癡蘭院主

詩臣既述朱君還魂事，又述其妹朱貞女生死本末，尤足豔稱。朱本巨族，其尊人負郭覓幽境，築別墅，供吟嘯。花草甚夥，牡丹一株，姚黃也，稱巨擘，而蘭尤富焉。園丁谷姓，其婦盆婆子，同任灌溉勞。花時游屐往來，藉賣苦茗，博蠅頭利。蘭之種，素心者為上，紫心者次之，並蒂者尤不數數見。墅中素心者僅蓄一本，夙珍愛。是年風光乍轉，奇馨勝常。忽一夕，紫者咸化為素，又本本皆作並蒂，若夫妻憲。三四日，旋復本質，而封姨肆虐，落英滿階。盆婆子亦有愛花癖，往告主人，意似惋惜。一夕，自鄰村社飲回，扶醉踏月，經短牆外，聞墅中有女子言笑聲，偷瞰之，則倚石坐者，為黃幃美婦人；席苔坐者，為縞衣美女子；左右侍者嬌鬟三四輩，語細不可辨。忽聞婦曰：「小妮子弄狡獪，無怪封家婢妒欲死。」女笑曰：「兒本太憨生，偶為諸姐妹袒衷曲，不意遭奇虐，近亦自悔恨。」婦曰：「兒過矣，顛倒生物，上帝所忌，況自家形骸乎？然則封家婢饒舌，奈何？」女子聞之，掩袖汛瀾，不歡而散。婆子歸告其夫，皆不解，由是時伺於牆外，冀窮底蘊。然仙蹤杳矣。

一夕正夜績，忽聞墅中有絲竹聲，泣別聲，走覘之，則遙見黃幃婦，手白玉■，斟清泉，灌素心，祝曰：「汝不自，過炫露，果為封氏劬，往墮閨秀情癡劫。當於□六年後，早證果，勿迷本性也。」祝已，灑涕不已，諸婢勸慰，始含淚入牡丹花叢，不見。婆子驚，翌告於朱之夫人，則正於昨日生一女公子，夢蘭而誕，彼此互述，始審生女之為素心後身，遂名曰紉蘭。夫人生子四女二，紉蘭行五，人呼五姑，為父母所鍾愛。

明年，尊人茂才公捐館，母夫人自坐絲幔，即教子女。紉蘭幼穎敏，貌麗性貞，學繡之餘好吟詠。夫人每語人曰：「此吾家女學士也，瀟湘入夢，巾幗謫仙，惜爾翁不克見其詠絮才，為可悲耳。」女偶詠秋海棠，自云：「秋雨又秋風，苔陰瘦一叢。如何人不寐，淚灑可憐紅。」母聞之，不憚曰：「是兒何語出不祥？」遂藏其卷冊翰墨，專督女紅，不容習咕嗶。女雖遵慈訓，但往往倚窗調鸚鵡，捲簾放歸燕，臨水數游魚，口常喃喃，偷聆之，皆絕妙好詞也。顧性最好蘭，見蘭又嬌啼不輟；墅之素心者，自女設後，即頓萎。盆婆子護以竹欄，仍勤澆灌，冀再萌耳。七歲時，早許字成都守張公子，本與女為中表兄妹行，兩小無猜，曾共梨棗。至□歲時，即走匿不面。公子素羸弱，隨任之蜀，鯉魚音斷。又六年，女忽持齋，朝夕稽首拜大士像，諷《心經》。母詢何意，則淚涔涔焉。

時正早春，半窗旭日，女擁繡被不起，淚雨濕枕簟幾滿。婢白於母，詢之嗚咽，曰：「兒不孝，將長辭阿母，負教育恩矣。幸有兄妹在，願母勉加餐，勿以薄命女為念。」母悲曰：「兒何出此言？」泣曰：「兒昨夢張郎來，擲枯蘭一枝於地，再拜辭出。兒知其必赴修文矣。」母素審公子病，聞女言，心若割，勉慰之，而女由是竟毀妝，食頓減。月餘，蜀中噩耗至，公子果死。母背女哭，秘不使聞。

女忽晨起，對鏡理妝，問婢曰：「盆婆子來乎？」曰：「未。」又問：「墅中素心蘭再生乎？」曰：「不知。」問：「亭畔黃牡丹無恙乎？」曰：「無恙。」既而解頤，曰：「來處來，去處去，自家苦問訊，誠恐封姨笑人。」旋又悲涕，曰：「悔不聽姚夫人語，一至於此。」

婢見其或哭或啼，狀類顛，急白夫人，偕兄妹至，女笑曰：「偶與婢子嬉耳，何遽驚高堂？」言已，舉止如故，防遂漸疏。然每夕則扶病挑燈，繕詩稿，成一帙，題曰《別鵲吟》。稿成，泣拜其母，曰：「乞以此卷寄巴蜀，焚亡者靈前，以當同穴。」時盆婆子不知也，忽見已萎之素心，頓發舊叢，含苞怒放，香更襲人。

是夜，又聞弦管嘔啞，人馬雜。啟雙柴，則見燈火若城，旌旗如雲，侍從策花驄，皆古裝，擁一綵輿，冉冉門外過，輿中麗人，五姑紉蘭也。婆子遽挽輿，呼曰：「五姑將焉往？」鹵薄怒，欲加鞭笞，女曰：「莫驚他，此吾守園人。然汝來大好，煩寄語高堂，云我赴詔為天上癡蘭院主，脫去三塵，毫無苦趣。姚夫人尚不及我貴。可請我母減哀思。」言已，車馬如飛，倏忽不見。香風習習，彩雲紛紛。明日婆子來，見張夫人，始知五姑已於昨宵化去。至今《別鵲吟》一稿，士女傳誦，價重雞林。人第賞其詞章之工，初不知其節操之貞，與生死之顛末。花耶人耶？仙乎仙乎！